

孙频  
（著）

# 绣楼里的女人



— 布谷鸟·原创小说系列 —  
BUGUNIAO

晋商家族几代女性的挣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商家族的兴衰荣辱，是几代女性在漫长的岁月里，于冷暖和仇恨中一次次挣扎、一次次抗争、一次次妥协、一次次无奈的缩影。绣楼的文化，是几代女性在生死轮回的女人们或抗争或彻悟、寂寞地生，再寂寞地死。一如人走长河水，花开一现的女人们。



—布谷鸟·原创小说系列—  
BUGUNIAO

# 绣楼里的女人

孙频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绣楼里的女人 / 孙频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78-3974-7

I. ①绣…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5288号

书 名 绣楼里的女人

---

著 者 孙 频

责任编辑 史晋鸿

装帧设计 二月书坊

---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mailto: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

开 本 720×1030 1/16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10.75

印 数 1-3000册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974-7

定 价 25.00元



那是1943年的一个普通黄昏，贺红雨很多年以后想起来的时候仍然觉得它和平时没什么不同。天色苍黄遥远，薄脆得像书中一页发黄的纸，转瞬之间就已经翻过去了，无声地落在了时间的另一岸。新的一天还没有来得及苏醒，于是这两天时间的中间便凹现出了一个宁静的峡谷。一切身在其中都安静而肃穆。

贺红雨刚从杭村的舅舅家出来，正快步向自己家走去。杭村离安定县不过两里路，就在县城边上，中间连着一一条窄窄的土路，路两边是玉米地。贺红雨今天去杭村是给舅舅送了几只油糕。战争年代，谁家能吃上一顿油糕简直像过年一样，躲在屋里藏着掖着吃，唯恐被邻居们闻到了香味。玉米正是抽穗的时候，从泥土里逼出来的植物的寒香被阳光烤了一天，有些发酵了，把空气里挤得满满当当的。朝玉米地里看了一眼她就不敢再看第二眼了，铜墙铁壁似的，像箍成了两面墙把她夹在了中间。更令她不安的是，这条路上今天居然看不到一个人影。她又安慰自己，不过就是两里路，走不了几步就进县城了。

前面就是个拐弯，这条路是弯的。她擦着那个弯拐了过去，只迈了一步她就动不了了，被钉在了那里。前面的路边坐着两个人。一模一样的土黄色军装，地上还扔着一只扭断脖子的鸡。是两个日本兵。可能刚去村子里抢粮食了。与此同时那两个日本兵也看到了拐弯处突然出现的贺红雨。贺红雨在看到这两个日本兵的时候，就像脊背上爬过一条蛇一样，浑身阴冷着往下陷、往下陷，急速往一个深不见底的地方陷下去，坍塌下去。这时两个日本兵已经站了起来，气氛更阴森了。平时日本人进城扫荡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女人们不管年轻年老的一律用锅灰抹黑了脸，散乱着头发，能躲的就躲，实在没处躲的就黑着一张脸缩在炕角。有时候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他们也不放过。杭村有一个女人正在屋后解手的时候日本人进村了，她来不及进屋了，把自己刚尿湿的那片土搅了搅直接就抹到脸上了。

可是现在，就算有锅灰让她抹也没用了，因为两个日本兵已经看清她长什么样子了，最重要的是，看清楚了这个年轻姑娘。果然，他们向她一步一步走了过

来。贺红雨知道自己已经站在悬崖上了，往前跑就是绝路，往后跑离杭村还有二里路，她肯定跑不过两个男人。那就只有一头撞进玉米地里了。她再不敢多想，像跳进水里一样一头扎进了玉米地。两个日本兵也跟着跳了进来。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根本就无路可走了，因为跳进这玉米地里分明也是死路一条。玉米长得又高又密，充满汁液的玉米秆弹性十足，人一碰上了反把人弹回来，人插在里面根本跑不快。因为看不到尽头会让人很快失去方向，这是一种类似于溺水的绝望感。玉米叶子哗哗抽在贺红雨的脸上，她顾不得疼也不敢回头。两个日本男人身上的气味却离她越来越近了。就像从他们身上长出的一只手，已经先触到她身上了。她一面拼命地跑，一面对自己说，这会不会只是她做的一个梦，就像梦里经常出现的她在被人追赶，追到最后无处可逃了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梦。就在她假设自己是在一个梦里逃跑的时候，一只真正的手一把从背后抓住了她。就在那一瞬间里，她还在想，到底了？到底了就该醒过来了，她却怎么还没有醒过来？

当时她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就是，怎么就醒不过来呢？

用了很长很长时间，她才明白过来，因为这是真的。

两个日本兵轮奸了她之后大概是因为饥肠辘辘又加上这番体力劳动，开始惦记着他们抢来的那只鸡，便把她扔在玉米地里提起裤子出去找鸡去了。他们离开后，她还是那个姿势躺着地里，光着下身，一动不动。玉米叶在晚风中哗哗变幻着形状，像成百上千个人正看着她，正围观着她。她就躺在那里让这些隐形的人看，他们围观的时间越长，她越觉得疼痛到过瘾。她当然不是惩罚那两个日本人，她怎么能惩罚得了他们？她在惩罚她自己。

她终于觉得晾够了自己，也被看够了，才从地上爬起来，摸摸索索地找到了裤子，这时候月亮已经出来了。她甚至就着月光辨认了一下裤子的前后，然后穿好了，重新梳了一下身后的大长辫子。她把自己全身上下都收拾妥当了，见没有什么缝隙了，才一瘸一拐地走出了玉米地，重新上了那条小路。在她重新站到这条小路上的一瞬间，她和那个已经沉下去的黄昏又天衣无缝地接起来了。就好像，她一直都是站在这里的，她只是在这里歇息了片刻，这中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个时候贺红雨站在月光下的小路上，坚硬到一滴泪都没有，她告诉自己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这中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回家之后父亲贺秀川还没有回来，老姨太太只问了她一句，疯哪儿去了，这么

晚才回来？她没有说话，一个人悄悄爬上了绣楼。绣楼的台阶因为终年照不到阳光，长满了苔藓，潮湿滑腻，她用了很长时间才一级一级地爬完了那段楼梯。那晚，她连灯都没点就睡下了，说是着凉了，得早睡。那晚的月光寂寞清旷，像水一样涌进了绣楼把她彻底淹没了。桃树叶的影子婆娑地摇曳在窗口，月光像碎银一样铺在家具上、地上，喑哑无声流动着一种隐秘的肃杀。她清晰地告诉自己，这一夜和所有的夜晚都没有什么不同。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古代、现代，还是无边无际的未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所有的月亮都是相似的。贺红雨一夜无眠，吊着眼睛一直到天亮。

果然，她把第二天的时间和昨天黄昏以前的时间天衣无缝地接上了。她纹丝不乱，该做什么做什么，不多言不多语一句。昨天黄昏里的事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也相信，没有任何人会看到。在那么深的玉米林中，就像在森林里，在海底，怎么可能有人看到？除非他不是人。她要把这铁一样的秘密生生地吞下去。

又过了三年日本人投降了，走了，她还是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年，贺红雨二十一岁了。

这是三年后的一个黄昏，看起来和三年前也没有什么不同。日子太静了，每一天都不过像一滴水，落下去就不见了。这滴水就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永不复返。

黄昏里最后一缕温暾的光线从绣楼的木格窗里滤进去，斑斑驳驳地落在了家具上，从这里面看去，就像在这光线里飞动着无数的小鱼。一簇一簇的光线在屋子里慢慢移动着，就像这屋子里长满了时间的根须，随时会在那些幽静的角落里生根，再开出花来。那些开在时光深处的花，都是一个瞬间一个瞬间的，还来不及开就凋谢了。

贺红雨盘腿坐在炕上正绣着一只鞋衬。炕上铺的是墨绿色的油毡，油毡上绘着几朵朱红色的牡丹。她坐在那墨绿色的油毡上就像坐在水面上的莲花。因为坐的时间长了些，她便把腰倚在炕几上，歪着头，斜睨着那只鞋衬子，鞋衬上面绣的是双鱼戏珠。红木炕几上桃红柳绿地镶嵌着十几扇玻璃画，用色极尽鲜艳，桃红、翠绿、靛蓝、杏黄挤在一起，简直像个小型的乡间戏台。一幅画里有一个故事，有三打白骨精，有牛郎织女鹊桥会，有桃园结义，都是些被老漆匠烂熟于心的老故事，在这安定县里被世代地传下来，一代死了，下一代一生下来看到的还是这些故事，

就像安定县外面的一层茧，所有的人们都是被包在这茧里的，倒也平平静静，流年似水。

朱红色板柜上搁着一只梳妆台，上面的玻璃被烟熏得像结了一层壳子，人站在镜子前倒像站在湍急的河边，往里一照，影子也像是要被冲走似的，松散得都聚不成人形。

梳妆台两边一边一只半人高的胆瓶，里面插着一只毛茸茸的用红鸡毛和绿鸡毛粘成的鸡毛掸子，像有什么妖冶的动物住在瓶子里面露出尾巴。在胆瓶青白色的瓷底上画着几个云鬓朱唇的仕女正在画里面窃窃私语，裙裾拖地，云鬓插花，细细的凤眼向鬓角扫去。

最后一点光线也从针脚边蒸发走了，鞋衬上的那些荷花和鲤鱼也在黑暗中静静地萎谢下去了。贺红雨就是这个时候从炕上下了地，走到窗户前，推开了绣楼上那扇菱花木格窗。

窗下就是安定县城的西街，这条街从旧城墙里的大槐树边一直到东门口，城墙外是个湖。街道不宽，青石板的路面散发着青灰色的冷冷的光泽。有月亮的晚上，这条路凄清而寒冷，泛着的月光毛茸茸的，如隔着纱窗的烛光。街道两旁都是古旧破败的房子和店铺。这是清道光年间修建起来的一条商业街。最靠近大槐树的是东关永春祥药店，再往里是永通川颜料杂货铺、义源昌百货布庄、义盛元鞋铺、敦合义绸缎庄，直到府君庙的背后是傅记元胜魁银匠铺。从银铺旁边幽深的胡同的胡同口进去，就是贺家宅子的门口。当年的山西商人都是把店铺临街，而把宅门藏在很深很崎岖的胡同或弄堂里。

胡同窄而深，两壁的高墙长满了苍青而冰凉的青苔，高墙下的石基上，石刻的花纹已经若有若无。胡同里只有一所老宅的宅门还保留着优美的飞檐和门前的石狮。这就是贺家老宅。

贺家祖上三代都是晋商，生意是做到北京和天津的。这是祖上留下来的房子，虽然已经古旧而颓败了，但一眼仍可以看出是清代的建筑风格。青砖青瓦，雕花扶栏。流畅优美的飞檐上丛生着参差的荒草，在夕阳血色的光线掠过屋檐的时候，这些荒草凄迷地反射着血红的余晖。朱漆斑驳的门窗上镂空雕刻着精致繁复的山水、阁楼、或坐或站的女子们，女子们高挽发髻，美丽的面孔依稀可辨，这些门窗终年散发着一股腐朽的木质的清香。

院子里北屋是正房，是三层的阁楼，最上面一层的绣楼是给未出阁的小姐住的，贺红雨就住在这里。东西两边是厢房，南边是一扇巨大的雕花影壁和影壁后面幽深的门廊。从阁楼旁边的小径绕过去是个后园，园子里到处是扶疏的草木，只是荒芜而杂乱。夏天的时候，空气里到处是菊花的清香，在阳光里微微发酵。菊花开了谢，谢了开，失去水分的花瓣柳絮一般飞满了整个园子，铺满了花丛中的那条石子甬道。

贺红雨一推开绣楼的窗子正好就看见西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就在这个时候，安定小学的钟声敲起来了，是小学放学了。小学的校门口是从前的魁星阁，里面一直供奉着魁星爷。校园里一直留着从前的状元阁，里面堆满了杂物，还住满了燕子。黄昏的时候，成群的燕子出出进进，落满了盘根错节的电线。檐角下挂着一口锈迹斑斑的铁钟，到上课下课的时间，看门的老人就爬上楼去，用铁锤敲钟。浑浊沉闷的钟声响彻了整个校园。

现在，一定又是那个看门的老人爬上高高的魁星楼拿铁锤砸着那口锈迹斑斑的铁钟。钟声苍凉萧索，像冰面上的裂纹在县城上空迅速奔跑着，蔓延开去。日本人投降已经有半年了，这半年里安定县城稍微活过来了一些，可是体质究竟还是虚弱的，走一步脚下都打着飘似的。一仗打了八年，安定县虽是晋中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却也像做了一个长长的噩梦，终于醒过来了却发现，就是在梦中这时间还是踩着额头踩着肩膀刷刷地流过去了，自己在梦中又老了几岁。所有的街道看起来都是空的，脆的，像一具里面已经被蚀空的果壳，荒凉松散得让人都不敢往上踩。

校门开了，放学的孩子们轰地涌到了街上，如炸了窝的马蜂，他们像一条暗色的河流淹没了这条街道。贺红雨站在窗前就着最后的天光低头看着这条河流，这河流开始在夜色里融化，渐渐变疏变散了，孩子们一个个地消失在了街巷里，回他们自己家去了。这时候，窗下最后走过了一个人，却不是学生，是一个年轻的男子，胳膊里夹着几本书，正缩着脖子匆匆往前走。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她看不清这男子的脸，却不看也知道他是谁。他每天都要从她的窗下经过，这半年里她每天到这个时候都站在窗口看他走过，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这是安定县的小学教员段星瑞。那小学里一共也没几个老师，其中两个自己就念了个私塾就去教学生去了。这段星瑞倒是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在县里做教员，个子高高的，人也生得周正俊朗，这样的小伙子本来很容易被姑娘们看上眼的，



他却到二十六岁了还没有娶亲。这是因为他家里太穷了，只有两间破窑，走风漏气的，尤其是冬天的时候，睡在屋里和睡在大街上都差不多，早晨起来会看到屋子里还结着冰。不仅是穷，他家中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父亲，母亲倒是早早没了。老父亲因为每天躺着，浑身生满了褥疮，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就像是满身的肉一直在腐烂，要不停地腐烂下去，给人一种很恐怖的感觉，似乎随时都会看见这个人身上露出白骨来。瘫子终日需要有人在旁伺候着。有姑娘的人家都嫌他家又穷又脏，嫌他家里有拖累，怕自己家姑娘过去了跟着受苦，一过去就得伺候着一个瘫子，瘫子死又不好死，脾气又大。谁知道一伺候就是几年？伺候着还落不下个好，动不动倒被说成了对公婆不孝，没有尽心尽力。战乱之后的姑娘们也因为这八年的战争加倍的务实起来，这年头有什么是可靠的？男人长得好看？长得好看有什么用？还能当饭吃？趁早找个有力气干活的或有财产的能养得了老婆儿女的男人。他这种长相秀美却穷得叮当响的男人反而最没有市场，因此几乎没有人给他说媒。

段星瑞可能是心里惦记着老父亲，步子走得很快，只几下，西街上已经没有他的影子了。他像一只塞子堵住了这条巷子的尽头，每天他一走过去，这街上就很少见人影了，只有猫的影子无声地在街头闪过。大约人们还没有从战争中彻底恢复过来，还需要时间休养一番，晚上都睡得早早的。贺红雨独自临窗站了一会儿，便关上窗，退回屋子里，走到梳妆台前点上了柜子上的煤油灯。

## 二

一灯如豆，那点芯子里的坚硬却在黑暗中辟出了虚虚一团光，放在镜子前面，和镜子里的那团呼应着，像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里的两盏灯笼，全都静静地照着她。贺红雨朝镜子里端详着自己，灯光忽大忽小地跳动着，明灭的光影在她脸上凸起来又凹下去。背光处是漆黑一片，似乎整间屋子里只有她这个人浮雕一样凸出来了。她看着那个世界里的自己，熟悉而又陌生。她的皮色是浑浊的菜黄色，老姨太太就说过她，天生一张菜色脸，还让别人以为天天不给你吃喝呢，哪顿少下个你

了？倒见你吃的比谁都多。她长着两只细细的眼睛，眼角挑上去，因为眼皮厚了些，两只眼睛看上去总像是哭过一样肿着。颧骨太高了些，把脸衬得一路直削下去，一根多余的线条都没有。要是再涂点胭脂，那整张脸上就剩下这两只高耸入云的颧骨了。嘴却是瘪进去的，倒像是嘴里已经没有了牙齿后的枯萎和荒凉，两片嘴唇就是涂了胭脂还是嫌薄。她静静地看着自己，她知道自己的坯子就放在这里了，二十年前就已经是这样了，她就是再往下长，无论长到多大，就是再怎么打扮收拾也逃不出这个坯子去，这血肉打成的坯子比那钢铁铸成的笼子不知还要牢固多少倍。

一个女人一辈子也闯不出去这副血肉的牢笼。

可是，生得美有美人的道路，生得不美，也不见得就全要投河上吊抹脖子。

她对着镜子冷笑，横竖不就活一辈子，怎么着也活得过去，就像过河，淌着水，摸着石头也要过去，也没见几个人是心甘情愿死在半路上的。

她恨透了这座绣楼。她今年都二十一了，却还不得不整日待在这鸟都飞不进来的绣楼里绣鞋底子，就是因为实在没有一个合适的男人可嫁。绣楼上的小姐平时是很少下楼的，若不是因为打仗，恐怕她都没有机会下楼。贺家到了她父亲贺秀川这一辈的时候已经有些败落了，生意做到他手里就做不下去了。其实不能怪他，他从七八岁起就跟着父亲在北京开店当掌柜。从前的晋商们是三四年都不回家的，为了解决思乡的问题，他们就在做生意的地方发展自己的山西商会，随身带着晋剧，走到哪儿就唱到哪儿，以解思乡之情。当时以祁县城为代表的太谷、榆次、平遥、孝义、介休等地的晋商们，先后在北京和太原成立了上、下聚梨园班，四喜班，四兴班，四庆班等戏班子。大商家们还在全国各地修建戏台，购置苏杭刺绣行头，从河东蒲州聘来上好的演员。

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打起来的前夕，所有的店铺都被迫关掉了，他父亲放出去的高利贷一分钱都没有收回来，他倒是不想走呢，所有的人在一夜之间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问谁要钱去？眼看着铁路也要被炸断了，铁路一断，他们就彻底被困在北京城了。他父亲几欲气得吐血，三代人的心血啊，就这样毁于一旦了。于是，舍弃了多年苦心积累的商号店铺，舍弃了放出去的高利贷，他父亲带着他逃回了山西的安定县。

回到家以后没几天，他父亲就卧床不起，不出半年就吐血而死。还是想不开，

那么多银子都打了水漂,怎么也想不开的。尽管这样,瘦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贺家至今也算是这县里数一数二的殷实人家,有几百亩地,贺秀川手里还是有些钱的,老婆死得早,不过还有个姨太太,总的来说,贺家的日子过得还是很滋润的。可是他的钱对贺红雨却没有有什么好处,没有钱倒好嫁了,随便跟个男人就算了,左不过就是有口吃的,能活下去就行。她家钱倒是有,偏偏她生得不够美。都说是女人最好就是做有钱人家的女儿,就是做有钱人的老婆也得看个眉高眼低的,心里也未必真的舒坦。可做女儿那就不同了,谁让她是你生出来的?

贺红雨倒是有机会做了有钱人家的女儿,偏偏生得不够美。

她早早就知道了自己不够美,她父亲贺秀川也知道她生得不够美,这县城里的那些年轻男人们就更知道了。所以如果是个贫寒人家或者是个歪瓜裂枣的男人来提亲,贺秀川理所当然地觉得他是冲着她父亲的钱来的。难不成是冲着她贺红雨来的?万万不会,她哪点让人家图了?也只剩下钱了。这些男人无非是想把一张嘴搭在贺红雨的肩上,以后就靠吃他老丈人过活。即使这里面真有那么一个半个是冲着她的人来的——毕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那也真假难辨,脸上又没刻字。

贺秀川站在自己的年龄高台上俯视着这些年轻男人,就你们,才吃了几碗干饭就和我斗?再加上他一贯的家族优越感,他们贺家那根本就不是普通人家,就是一只落架的凤凰,勉强和这些鸡们混在一起。他们居然想做他的女婿?他统统把这些男人扫地出门。有钱人家的儿子呢,她家又轮不到被人家来提亲,人家既然不谋钱,那就得谋点色吧。有钱人家的老婆又不是给自己看的,是做观瞻用的,是做家里的装饰用的,是馋别的男人用的。总得找个漂亮的女人做老婆才能够用。贺秀川刚开始的时候还存着点幻想,想着看能不能把闺女嫁到个好点的人家去,就打发去媒人去说,结果媒人去是去了,人家也嗯嗯啊啊地答应着敷衍着,却就是不见个人影上门提亲。自己都这样放下脸面往上凑了,结果却还是热脸挨了个冷屁股。这种羞辱简直比彻底没有人要她还要严重。她每天巴巴地等在绣楼上,人家却是路过她家的门而不进。贺红雨的长相根本入不了他们的眼。就是选五房姨太也选不到她头上去。

她本身就是这安定县的一件四不挨的器物,和什么男人都靠不上边,都搭不上线。好像从她生下来就已经注定了她要老死在这绣楼里。就是这样还不够,在她

十八岁的时候，她还遇上了那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黄昏。那个隐秘的却像牙齿一样不会腐烂的黄昏，一直长在她身体里最深最暗的角落里。即使她从不碰它不去理它，它仍然很邪气地不顾一切地存活了下来。它在岁月里长得浓荫匝地。

就这样，贺红雨像件废弃的家具一样被闲置在绣楼上一搁好多年，他们由着她自生自灭，转眼之间她居然马上就二十二岁了。二十二这是什么年龄？县城里那些二十二岁的女子们的孩子都能上街打酱油了。她还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在绣楼上空着，荒着，无人问津。在安定县最美丽的一座绣楼上，囚禁着贺红雨。

连着八年打仗打得人心惶惶，战争从来就是一种末日的象征，有多少人会死在这些战争中？有几个人敢保证自己能活到战后？战争中多活一天都是赚来的，哪敢横挑竖捡？有的人怕活不到战后匆忙就找个人结婚了，是个人就行，更多的人连肚子都顾不过来自然无心思淫欲之事。可是她贺红雨，就是在战争中都没有匆匆找个人胡乱嫁了，只要是个男人就行，管他是瞎子聋子。如今仗总算打完了，虽是冬天，却自有一个无形的春天在这冬天腹内结成了胚胎，自顾自地迅速长大起来，并悄无声息地提前生出来了。谁不渴望活着？枯燥的冬天挡不住这芯子里的蠢蠢欲动，像一条刚出壳的游蛇蜿蜒着爬过人们的心里。于是这战后的半年里，结婚的结婚，怀孕的怀孕，安定县里突然平添了很多奸情、酗酒和打架。

二月二到了，是青龙抬头的时候了，安定县的人们在这天里不去河边、井上担水，以免把龙卵带回家。在河边、井旁走动与劳作时，人们都很安静，尽可能不弄出声响，以免惊动了青龙，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破坏了。这天人们还要带着酒带着麻花、馓子去赶花潮，吃麻花、馓子代表着“啃龙骨”。女人们在这天早早起来煮蔓菁汤，遍洒屋内墙缝、墙角、炕席底、床下，这是“禁百虫”。传说这天百虫苏醒，老人们在墙上贴上画着药葫芦的符，葫芦里装着蛇、蝎、蜈蚣、蚰蜒、蜘蛛五毒虫害，贴在墙上可以“辟百虫”。

这是一个悲壮的、人为的春天，一切都等待着复活和受孕。

从贺红雨第一眼见到段星瑞的时候，她就注意到他了，一个穷教师。后来她又想方设法去打听了这个人，知道这个人居然和自己同病相怜，她是嫁不掉，他是娶不到。可是他们两个在安定县里就真的那么不如人？就该被别人挑三拣四？笑话！于是后来每次在窗户上看到他的影子时，她竟然觉得是亲切的，就像是，这是和自己在一个战场上的战友，在这个县城里，只有他们两个是真正的战友，是可以

真正惺惺相惜的。她习惯了每天下午在绣楼的窗口看着他的影子走过窗下，这倒成了她乏味枯燥的生活中的一种消遣。日子静静地流动着，这样不知道过了多少时日，忽然有那么一天，她趴在窗户外上时突然想到，这个人……这个人，也许还是可以的吧。

当时，这个想法让她自己都吓一跳。他？他这么穷，这么老——都二十六了，他的家底她是早已打听清楚的了，除了两间破屋，还有个瘫子的爹等着人伺候。怎么能嫁给这样的男人？可是他长得漂亮，虽然没有钱，当然了，如果他漂亮还有钱，那就万万不是她该考虑的。可是现在，他徒有一张面孔，一扇身材，不是也娶不到老婆吗？他又有个瘫子的父亲，一天到晚等着吃药煎药，在这样内外交困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个女人愿意嫁给他，他自然是应该感激涕零才是，他还想怎样？打一辈子光棍？怕他没那志气。等着自己咸鱼翻身？那得猴年马月的事情了，一个每月赚点小米的穷教员，连点翻身的影子都捉不到。他还敢嫌弃她？他毕竟是读过书的人，万一，万一有一天他知道了她曾经有过那样一个可怕的黄昏，也不至于会多么残酷地对待她吧。那是她的错吗？可是她知道有几个男人会以为那不是她的错？自古到今哪个男人不是在心里把女人当做私产？再加上女人心甘情愿地让自己做男人的私产。她不能把自己逼上绝路，她是自私的，谁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寻找着可进可退的道路。

嫁给他穷是穷了点，屈是屈了点，她家毕竟几代都是富商。可是他如果感激她就会对她好，一个马上二十二岁的女人还图什么？眼看着就要嫁不出去的女人。那些有钱的人家也不是没有，可是他们的钱与她有什么关系，就连自己父亲的钱，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他的钱都是留给他儿子的，从古到今所有的有钱人生个儿子就是为了将来继承财产，钱虽是身外之物，但自己家的钱决不能落到外姓人的手中去。

他们不是都嫌她生得不好看吗，那她就偏嫁个漂亮的男人给他们看看。就是她生个孩子，如果跟了父亲，那也是很漂亮的，也算替自己争了口气。再说了，段星瑞虽然穷，但是毕竟读过书，起码知书达理，起码有份教书的工作，就是小米也是有几升的，决不至于像她弟弟贺天声那样终日游手好闲，两只肩膀扛着一张嘴，一辈子就等着靠别人活了。就算有金山银山，还没有坐吃山空的一天？段星瑞有文化，这是好事，总不会像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汉子们那样，种地回来除了喝酒就是打老

婆消遣，晋中一带有民歌作证“天阴下雨抽空打婆娘”。打老婆都要抽着空，在下雨天不能干活的时候打，就像是闲下来打麻将一样真是消遣了。他一个教书的总不至于也这样吧，起码知道女人也是人。至于他那父亲，一个瘫子还能不死了？伺候他殷勤点他就多活几年，不然还不就少活几年。

自己家隔壁不就有个瘫子吗，三个儿子都不管，老太太瘫在炕上下不了地，又没人在身边伺候，整日不敢喝水，就怕要尿尿的时候没人伺候，实在憋不住只好尿到褥子上。尿到褥子上还不敢吱声，就日夜睡在凉冰冰湿漉漉的被筒里。最后因为臭气熏天被儿子们发现了，一阵打骂，恨不得把老太太扔出去，最后想了个法子，就是用油纸把她裹了起来。防水。老太太被包裹得像只蛹，整日在枕头上哭，哎呀，你说我怎么就不死呢，怎么就死不了呢，快点死了吧呀，死了吧。

儿媳们给老太太做的饭就是一只碗里盘着三根红面做的面条，一根粗得像大拇指，在碗里活蹦乱跳着，啃一口那也要费好多力气的，就是个汉子啃着也费事，别说是个瘫子老太太了。最后老太太的老妹妹来伺候了她几天，这妹妹也有五十多岁了，年轻的时候姐姐手巧，妹妹手拙，妹妹的几个孩子从生下来起，夏天冬天的衣服都是姐姐一手做的，做不完的时候就通宵不睡地赶活，所以眼睛早就不好使了，都是被煤油灯给熏坏的。后来姐姐瘫了，妹妹大概到底心里觉得对姐姐有愧，就迈着小脚过来伺候姐姐几天，以对得起她将来的亡灵。常年没有人和老太太说话，老太太早就憋坏了，这话憋久了和尿憋久了的效果其实一样，就是都会中毒。老太太让妹妹在炕边坐着，每天就听她说话，听她骂三个不孝的儿子。似乎儿子的出生是她这辈子最失败的事情。她说，你看着吧，等我死了他们可要好过了，他们在我身上就损下德了，吃了我的奶，吃了我的饭，他们都不得好死的。

老妹妹坐在炕头皱着眉头勉强听着，心里也并不见得有多痛快。所以做下点好吃的，端在自己手里，却要问炕上的老太太，姐，你吃不吃啊？老太太眼巴巴地瞅着，就是想吃，却不好意思直说自己想吃，就希望妹妹把碗端到她手里让她吃，便支支吾吾地躲闪着不回答。老妹妹一看她这样就以为她是不吃了，怕吃多了躺着不好消化，于是就自己盘在炕头，端着那碗东西，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让姐姐看着。老姐姐就躺在炕上眼巴巴地看着，却一口都吃不到。

老太太伤心得厉害了就哭，哭半天又不说为什么，总不能告诉人说，她妹子做了吃的不给她吃自己全吃了。老太太只好憋着，就像哑巴吃了亏，只能腐烂在自己

的肚子里。最后老太太还是哭着喊着把老妹妹也赶走了，赶走前直骂她没良心。老妹妹气不过，走了，谁爱伺候伺候去，当我愿意来呢？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你就是再用八抬大轿抬我来也不来了。真是的。

老妹妹走后，儿子们对老太太更是不管不顾，只盼她早死。结果过不了多久，老太太就真死了。死的前几天她已经尿不出一点了，喝了水也尿不出来，到最后想尿了想尿了，尿出来的都是血。肾已经先死了。老太太当晚就死了，死的时候全身肿得连寿衣里都装不下，脚肿得像过年时刚蒸出来的莲花馒头。老太太就这样入土了。瘫子又能有什么好下场？久病床前无孝子。

她知道段星瑞早早就没有了妈，这也算是好事，要不过门了还得终日看婆婆的脸色。遇到那样的恶婆婆，修炼得像个千年的蝙蝠万年的鳖，什么都瞒不过她们的眼睛，不死在她们手里也得脱层皮。有些女人好不容易自己熬成了婆婆，还不是每天想着法子折磨媳妇，让媳妇每天早晨端尿盆，晚上铺被子，恨不得在媳妇身上把自己前二十年受的气全部一网捞回来。女人折磨女人时大约都觉得更过瘾。

如果他不嫌弃她长得不美，那就跟他算了，方圆十里这一茬的男人她都已经在睡不着的晚上一个一个思量过了。没有一个合适的，不是已经娶亲了，就是不能看的，要不就是高攀不上的，难不成她还等着小一茬的长起来了再挑？那怎么可能，他们都要叫她姐姐、姨姨了，简直是乱伦。还有，她不得不去想的，就是那个没有人知道的黄昏。那个黄昏就是再幽深再隐秘，却是一直一直都坚强地活在她的心里面的，没有一分钟死过。她静静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这三年里，她总是得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按捺住自己不去想那个黄昏，她一直一直在假设，那个黄昏根本就没有过，不过是一个梦。可是，它却始终都纤毫毕现地、鲜血淋漓地生在她心里，它不仅没有死，还在一寸寸地长大，长大，它终有一天会覆盖住她的五脏六腑。这三年里，她对男人的谨慎，除了因为她自知自己长得不美，还有一道横在中间的坎——就是这个黄昏。她其实一直没迈过去。她从玉米地里爬出来之后就再没提过关于它的一个字，可是，它就在那里了，始终没有腐烂没有消化掉。就是把她一把火烧了，它也还完好无损地留在那里吧，它是她身体里留下来的舍利子。镜子里的女人静静地流出了两行泪，挂在灯光里。从那个黄昏开始，她就突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

再不会有更合适的选择了，就他吧。她站在镜子前面流着泪，却是生铁一般坚



硬地对自己又说了一遍。如果想从这绣楼上逃出去，那就这个人吧。

无论如何，这个家是万万不能待了。她能待个二十一年真是连自己都不敢回头去想。这二十一年她是怎么过来的？她四岁那年，贺天声才两岁，他们的母亲就生肺病死了。父亲就把他从北京带回来的一个姨太太扶正，做了他们的继母。这老姨太太倒是有些姿色，却不能生育，一辈子也没生出个一男半女，在贺家男人面前，自己都觉得心里有愧，根本就抬不起头来，仿佛做下了什么伤天害理、见不得人的事情。老姨太太一辈子在贺秀川面前都是低眉顺眼的，就没有把脊梁骨挺起来过。

做姨太太的时候，她倒是老想着大老婆什么时候突然得个病死了，自己就能扶正了，不然的话一辈子也没个出头之日。她知道一定要让贺秀川明白她的好才是真的，他就像一块地，只要她不停地辛勤耕耘，不停地抛洒汗水，总能有所收成吧。她就往死里对他好，他说个一字，她就能顺着一直走到黑。就连贺秀川上个茅厕，她都恨不得过去替他擦干净了。老姨太太的劳动果然没有白付出，贺秀川的大老婆如愿以偿地病死了，她果然被扶了正。可是她另有心病，这心病还是致命的。那就是，她不能生育。

在一个还算有钱的人家里不生出个自己的子嗣来，那是什么概念？那就等于每过一天都是如履薄冰，随时准备着要被男人和别的更年轻的女人干掉。有的苦要受呢。所以虽是被扶正了，她又生怕贺秀川再纳个年轻的妾把自己扔掉，整天都惶恐不安，简直要把贺秀川供起来了，真是当牛做马也心甘情愿的样子。但她运气实在是不错，贺秀川从小在父亲的生意经中熏陶长大，晋商骨髓里的那点东西其实就是两个字“节俭”，山西话叫“抠”。能省一点就是一点，所以贺秀川从小就是个出奇节俭的人，从来是把一分钱掰两半花的。加上家道在他手里已经中落了，又遇上八年抗战，元气大伤，想重振生意已经是不可能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贺天声的身上了。再娶妾毕竟是花钱的事，他觉得不划算。就算是娶第三房了，那能不下聘礼？能不摆酒席？如今他只允许自己死老婆却不允许自己娶老婆。又觉得这姨太太跟随他多年对他好得入心入肺，加上死去的老婆已给他留下一双儿女，有儿有女的，再生多了也是个累赘，就没有再娶。于是，贺红雨和她弟弟贺天声就是被这老姨太太带大的。



三

这个女人当初知道了自己不能生孩子的时候，简直是五雷轰顶。嫁到贺家三年了她的肚子也始终没有动静，每次行完房事就想，这次差不多了吧。结果，过了些时候，月经像个鬼一样又悄悄缠上身来了。每次见到内裤上的那点红的时候她连杀人的心都有了，怎么就又来了，怎么就又来了？是谁有问题？以后她在每次房事的时候都要在腰间垫上枕头，房事完毕之后还久久不敢把小腰放下，为的就是能怀上，就是这样还是不行，月经照来不误。可是人家大老婆两个都生了，只能是自己有问题。这种苦处是决不能和人说的，告诉别人了反被人笑话，连只母鸡都不如，母鸡还会下蛋呢。你能干什么？老姨太太本来就是河北清河县小户人家的女儿，因为父亲贪图彩礼才来人家家里做小，在山西本来就无依无靠没有一个亲戚，如今做了小还要被赶出去，那就真的没有活路了。再嫁别的男人？连孩子都不能生，谁要她？回娘家去，谁养她？就她那几个哥哥不把她视为肉中刺才怪。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自从出嫁，父母和她之间的那层血缘关系忽然之间就淡下来了，似乎是她不小心流进别人家的田地里去了，就该被别人家养着。

终于有一天，她趁自己感冒卧床的时候，让人请来了县里的先生张海渔。张海渔给她开了三副祛风解湿的中药，正准备往出走时。老姨太太拦住了他。她敏捷地走过去关上了门窗，就像个突然病愈的人。她伸出手去，把一摞银元无声地放到了张先生的手里，她静静地看着他的眼睛。

张先生又重新给她号了好一阵子脉，一只手号完，又换了另一只手。他的四根指头无声地如箭在弦上一般搭在她的脉搏上，捕捉着里面最细微的声音，那是阴阳之间的声音，是捧着一个女人后半生的命运走过去的声音。号了好一会脉之后，张先生终于收回了自己的手，在昏暗的光线里看着她，她也看着他，他们两个都不说话，在这个过程中她目光里的余烬一点一点地熄灭了。她明白了。最后，天完全暗下来了，她艰难地把那两只已经发麻的胳膊收了起来。张先生收拾起出诊的布包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了他忽然头也不回地轻声说了一句，抱养一个吧。